

人在旅途

赏百年龙梅

这两年在媒体上经常刷到永嘉普安禅寺“百年龙梅”盛开的视频，美不胜收。今年春节，我在永嘉老家过年，正月初六，年味还浓着，便驱车去了岩头的湾里村，专程去看那视频中的龙梅。此行最大的幸事，便是恰逢寺中百年龙梅灼灼盛开，在寒天里绽放风华，让这场新春之约，成了一段难忘的记忆。

车行至普安禅寺外路口，便不能再往里开了，到处都是拥堵的车和人。从路口步行十来分钟，便望见二十余株龙梅错落点缀于寺院广场，与黄墙黛瓦的古寺相映成趣。龙梅主枝虬曲苍劲，如蓄势的弯弓，从根部便透出百年的风骨；侧枝却如柳丝般自然垂落，向四周舒展成伞盖状。千万条柔枝自虬曲的主干间垂落，缀满层层叠叠的花朵，远望去便如粉色的瀑布凌空倾泻，将古寺的禅意揉进了冬日的烂漫。

一步步走近，龙梅的美便在眼前铺展得愈发细腻。那树干褐黑嶙峋，树皮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皴裂纹，每一道都是百年风雨的印记，想来摸上去定是粗糙坚硬的，宛如铁铸一般，却托举着满树的柔枝繁花。垂落的枝条上，梅花次第绽放，红的热烈似火，粉的温柔如霞，白的清绝如雪，三色交织，在同一株树上绘出别样的韵致。复瓣的花瓣薄如蝉翼，半透明的质地在阳光下泛着柔光，花蕊处一点嫩黄，平添几分清俏。风轻轻拂过，枝头的花瓣微微颤动，偶尔有花瓣簌簌飘落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游人肩头，悄无声息，却让人心头微微一颤——仿佛是一场温柔的花雨，又仿佛是一种无言的告别。

站在梅树之下，那香气便萦绕周身，清冽沁脾。不似牡丹的浓郁，不似桂花的甜腻，却自有一种梅独有的清雅，仿佛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。行至几步之外，香气便淡了几分，却依旧清晰，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浮动。再往寺院深处走去，梅香便与禅院的檀香悄然相融，清冽与醇厚交织，成了普安禅寺独有的气息，让人于无声处生出宁静。

步入普安禅寺，在客堂里遇见住持释明心法师，他正与几位香客讲述龙梅的来龙去脉。法师身形俊朗，言语温和，谈及龙梅时，眼中满是温柔。他说，寺中的这些龙梅，学名垂枝宫粉梅，是梅中珍品，有的树龄已逾百年，皆是从别处精心移植而来。2013年，他入驻普安禅寺后，便与僧人们一同悉心照料，培土、浇水、修剪，十余载光阴，才换得今日这满树繁



花。法师说着，微微抬头，目光越过花枝，望向远山：“龙梅看似柔枝垂落，却最是耐寒。隆冬时节孕育花苞，寒天里傲然绽放，虽无松柏的挺拔，却有不输松柏的傲骨。这便是梅的品格，也是禅意所在。”

离开普安禅寺时，风依旧微凉，而那一树树龙梅的身影，却深深印在心底。那满树的繁花，那清冽的暗香，那隐含的禅意，还有那寒天里独立的傲骨，都成了这个新春最珍贵的馈赠。而那百年龙梅的品格，也如长风一般拂过心底，提醒着我：纵使身处寒境，亦当守傲骨、啸长风，以最美的姿态，迎接每一个春暖花开。

回到家中，我将当日所见所感，写成了一首小诗：

正月初六普安禅寺赏百年龙梅

龙梅树干势如弓，垂下花瀑万点红。

莫道柔条无傲骨，寒天独立啸长风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晚报伴我美好时光

最近连续看到“我与晚报的故事”这个栏目，不禁想起自己与《舟山晚报》的深厚情缘。作为晚报的忠实读者，自晚报创刊以来，我便一直订阅。如今，我已88岁高龄，《舟山晚报》每日相伴，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退休后，阅读晚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，一天不看，就感觉像没吃饭一样，这便是我生活的乐趣所在。

说起订阅《舟山晚报》，得追溯到几十年前。我曾担任过《舟山日报》通讯员，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。1980年初，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态，给《舟山日报》写了一篇报道，没想到很快就被录用刊登了。当时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，第一次写稿就能被采用，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写稿的热情。从此，我便全身心投入到通讯报道的写作中，将新闻报道视为工作之外的重要主题。

然而，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，小学都没毕业。由于出生在农村，生活条件艰苦，我只上了几年小学，文化基础薄弱，知识储备有限，写作对我来说困难重重。参加工作后，我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坚持学习，但写作水平提升有限，稿件缺乏文采，错别字也不少。不过，我所写的稿件内容真实，都是实话实说，从不弄虚作假。

我的工作为邮电通信，每天都要与全国各类报纸刊物打交道，看报的机会很多。那时，《舟山日报》和《舟山晚报》都由舟山市邮电局负责收订发行。我

民间记忆

乱头风

邵迪

山咀头一路的风猛得很，生个炉子效果很显著。

忽的一阵风刮过来，又刮过去，这是乱头风。碰到乱头风，生煤球炉子的我团团转，刚挡好左前，右边又刮来一阵风。我速度挡在右边，没等我庆幸，头顶一阵风扑下来，闷头杀，引柴灭了。

老家房前这条路，刮乱头风的时候多。稍微有点风力，这煤球炉子就不好生。

我家临海，对面一长排木房子靠小山坡，有一层的，也有二层的。房子开间窄，纵深长，多分为前后两间。有几家中间或者屋后会带个小院子。靠我家这一排房子也是这样的布局，再后面又是一条长街。出家门左拐，往前走个两百来米，就见海，海水常年浑浊。三十级可容一人过的石台阶蜿蜒而下，岸边一圈乱岩石，形状不规则居多。退潮时露出坑坑洼洼的滩涂，有海瓜子壳、牡蛎壳，还有不知从哪里冲过来的废弃的瓶瓶罐罐、塑料袋、鱼网线。天气晴好时，滩涂还会冒一个个气泡，一只只颜色鲜艳的招潮蟹挥舞着大钳子，爬进爬出。

路的尽头，右边建有一个茅厕，茅厕外还有个露天粪坑，专供倒夜桶。经常见淘粪车淘粪，粪车“吱吱嘎嘎”地走，屎尿一滴一滴地掉。一行带车辙的屎尿污渍，让我跳来蹦去避之不及。

生炉子最难是点火引柴。寒风中，我全副武装——围巾、帽子、厚棉衣棉裤。手只能露着，要捏火柴棍。

“噌”，一根火柴划开，还没点着引柴，荧光之火被风熄灭。“噌——唻”，又一跟火柴点着，忙不迭凑向引柴，引柴才冒烟，忽的一阵风，引柴灭。冻死……冻死……我跺着脚，搓着手。这回，我下蹲，手兜得更拢，身子更卷，遮围在煤球炉子前。

总算把引柴点着了，引柴在风的借势下，由小火苗演变成大火苗。

早些年生炉子，是用松毛丝当引柴，压上十来个干枯的松果，接着是砍成一截截的木头，先扔小块头，再扔大块头。为供养煤球炉子，我跟长姐跑遍了附近的山林。深秋草木开始枯黄，长满松树的地上就会堆积一层松毛丝。用耢耙把耢一堆，装进编织袋，再捡上一袋干枯的松果，高高兴兴返家。

火势很旺，火苗窜出了炉膛，烟越来越少，这时可以放煤饼了。木头烧成炭条时，煤饼的底部也燃着了，用火钳从炉门往炉膛底捅了捅，掉了些碎炭条。这能让空气更多地进入煤球炉里，旺火。

先搁一壶水烧着吧。煤饼烧得发红到一大半时，在上面再压一只煤饼。火燃上第二只煤饼是炉子火力最猛的时候，烧菜做饭，这个火候最好。

夏天生煤球炉子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废纸拿上两张，搓揉成松垮垮的几团，火柴棍子一滑一凑，扔点木屑，或者直接扔上几块劈得细细的木枝，火势正旺的时候，放煤饼上去。煤球炉的壁、煤饼的孔眼顿时冒出滚滚浓烟，要是站的方向不对，会熏得一脸鼻涕眼泪。

山咀头一路的乱头风，总能捉到我的站位！无风的天气生炉子，还得备上一把芭蕉扇。一边扇，一边咳，脸糊成花猫，出了一身的汗，煤球炉生起来了。

无风的天气嫌无风，有风的天气那是真枪实刀，倒个痰盂都需要“殊死搏斗”。

你看——我紧紧按住痰盂盖子，西北风起劲地把痰盂往我身上掀，迎面的风突然收了势，又猛地从斜上方扑下来，歇了几秒，又从膝盖往上蹿……端住，端住。有那么几秒，我停止不动，移移挪挪，幸好路不远。回来时就轻松了，被西北风吹吹赶赶地小跑回家。

收音机里传来气象播报：大目洋、猫头洋、渔山、大陈渔场，今天北到东北风……阵风……我听不懂。

只要一拎出煤球炉子，我就知道刮的是什么风；去倒一次痰盂，我就知道风力猛不猛。

周开春

是一名乡邮员，农村的单位、工厂、部队、生产队等的报刊订阅工作，都由我们投递员上门收订。当时，报刊发行量相当大。每年，报社和邮局都会准时安排报刊发行工作，《舟山日报》和《舟山晚报》一直深受读者欢迎。

对我来说，每天在农村奔波，只要留心观察，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，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宣传教育意义的题材，我都会积极采访，写成稿件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我的用稿率迅速提升。虽然多数稿件只是“豆腐块”，但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促进作用。见报后，我会把稿件剪下来，贴在本子上。有时，当天的报纸上会刊登我的两三篇文章，有消息，也有社会新闻等。白天没时间写稿，我就利用晚上时间写，有的写好后还会连夜送到报社。

担任通讯员期间，我多次被评为积极通讯员，其中一次还被评为舟山地区十大优秀通讯员之一，并受到了报社的奖励。同时，我还被《浙江邮电报》聘请为通讯员。后来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写稿的频率逐渐减少。退休后，我也曾尝试写一些稿件，但因不会使用电脑，而稿件的传递方式也发生了变化，这给我带来了很大不便。也许，这次征文就是我最最后一次投稿了，所以我认真捉笔，写下这些回忆。

《舟山晚报》已连续订阅26年。老年人订阅还有优惠，这让我感到十分贴心。晚报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，成为我生活的乐趣所在。